



圣女的沉沦

LA REGENTA

[西班牙] 克拉林 著

LEOPOLDO ALAS

中国 重庆出版社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 CHINA

*La Regenta*²¹

圣女的沉沦



Leopoldo Alas

[西班牙] 克拉林 著

王虎 等 译

中国 重庆出版社

(川) 新登字010号

Leopoldo Alas (Clarín)
LA REGENTA

本书据Editorial Alianza Barcelona, España 1978 译出

责任编辑 张敏生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聂丹英

【西班牙】克拉林著 王虎 朱丽亚 张华一译

圣女的沉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一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0.125 插页5 字数 768 千
1995年3月第一版 1995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

ISBN 7-5366-2532-4/I·506

定价: 22.00元

译者前言

1884年末，西班牙北方奥维多大学32岁的罗马法学教授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完成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圣女的沉沦》(LA REGENTA)的第一卷。在此之前，他曾出版过一些短篇小说，后来又写了另一部长篇小说《他的独生子》(1891)年。1885年4月，《圣女的沉沦》第二卷即最后一卷完成。阿拉斯写作速度很快，尽管他用于写长篇小说的时间不多。他是位教师而且是位十分尽职的教师，但教书的收入不多，他需要其他收入来源。他用克拉林(号角)的笔名发表文学评论，是位著名的而又令人生畏的批评家。他在全中国许多报纸上发表了大量诙谐、犀利的文章，对当时充斥西班牙文坛的众多浅薄诗人和其他文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鞭挞。他因而树敌过多，以致使自己的文学成就未能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圣女的沉沦》被攻击为黄色淫秽的异端怪物，是对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抄袭。奥维多(阿斯图里亚省首府)的显贵们吃惊地发现，小说中的贝图斯塔无疑就是他们居住的奥维多城，小说中某些情节甚至就是对他们某些人的真实描写与讽刺。然而，几乎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书中的唐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这一奇特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本人的自画像。只有少数批评家试图对这一作品作出认真的评价，但他们却不清楚应该如何评价这一作品。他们对小说中的描写和某些人物的刻画给予了微弱的和模棱两可的赞扬，但又认为书中对教会直言不讳的抨击

和对性的坦率描写表现了一种不可靠的道德标准，并对此表示担忧。著名天主教评论家马塞利诺·梅伦德斯·伊·佩拉约对阿拉斯说：他喜欢小说的风格和一些次要人物的独特品质，但又认为主要人物过份复杂化，某些题材令人生厌。

《圣女的沉沦》很快便被人遗忘了。1901年，莱奥波尔多·阿拉斯去世。直至大约20年以前，他的小说一直处于一种相对默默无闻的地位。但是，最近的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讲西班牙语的评论家或小说家不把阿拉斯的《圣女的沉沦》看成是西班牙的经典作品。他们认为，该小说超越了它产生的时代，因而遭到那个时代的拒绝，只有到了许多年后的今天，社会才具备了鉴赏它的能力。尽管如此，在西班牙之外，人们对它仍知之甚少。

虽然阿拉斯受到了自己同代人、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理论的影响，但《圣女的沉沦》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而不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

如果阿拉斯受到他的时代心理学理论的严重影响，他就会限制自己的视野，不会在书中如此宽阔地描写人的行为。《圣女的沉沦》是第一次把唐璜作为一个其勇敢、毅力和男子气概远非其表面所表现的那样的角色进行批判性审查的小说，所以它是20世纪西班牙作家对唐璜这一人物进行弗罗依德心理分析的先驱。这些作家把唐璜不能专情于一个女人并不看成是具有男子气的表现，而是其反面。

《圣女的沉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广泛而细致地使用了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所发展的许多技巧。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受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影响于1881年写了一部小说《La desheradada》，阿拉斯在他对这部小说所作的极有见地的评论中就指出了其中的一种技巧。“加尔多斯使用的另一种方法，”阿拉斯写道，“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不移和更加成功，这种方

法曾被福楼拜和左拉极为成功地使用过，那就是用人物自己的话而不是用作者的话去描写人物。然而这又不是使用独白，而是好像作者就在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正在人物的头脑中被创作出来。”因此，加尔多斯的小说使阿拉斯注意到表现富有同情心的形象的可能性。他在《圣女的沉沦》中比加尔多斯、左拉或福楼拜都更坚定不移地在更多的人物身上使用了这一技巧。在《〈圣女的沉沦〉批评指南》（格朗特和卡特勒公司1974年版）一书中讨论了阿拉斯对这种技巧的熟练运用。他还把这种技巧称为“一种感觉的地下表白”和“潜语”。许多年以后，福楼拜的法国评论家给了它一个名称，现在通称为自由间接体。“潜语”使阿拉斯有可能在描述社会全景的同时去探索具体人物的内心世界。但这需要不断地变换观点。

读惯了三流侦探小说和爱情小说以及蹩脚翻译小说的读者是体会不到“潜语”的精妙之处的。“潜语”的主要困难在于它没有正式的或语法的辨认符号，以使它同作者的说明区别开来。必须自己对有关风格的问题作出决定，例如把第一句归于（不在场的）叙述者，把第二句归于安娜，第三句（直至插入句结束）归于金塔纳尔，而把最后一句归于（现在含有讽刺口吻的）叙述者。许多小说家都使用过这种自由间接体的基本方法。简·奥斯汀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描述她那些轻信的女主人公的思想，以致使读者随时都把这些思想当成是万能的作者的叙述。

由于外界对人物注意力的冲击和对其思路的影响，即使涉及“感觉的地下表白”的段落再长，也会时常被打断。这样，内心独白就变成了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之间的生动的对话。

阿拉斯写作中的某些特点也许使读者感到困惑，但奇怪的是，尤其在19世纪小说中，人们发现时间得到十分自由的处理，事件几乎都不是按时间顺序叙述的，而是跳跃前进，回潮，回潮中再回潮。有些地方，时态似乎很混乱，尤其是，叙述者突然从

当代目击者的观点转为历史见证人的观点，或从现在时突然转为过去时。《圣女的沉沦》这种令人混乱的特点使有些批评家认为作品的某些部分逻辑混乱，自相矛盾。这种批评从整体上来看是一种误会。

阿拉斯时代的西班牙社会并不能欣赏这部小说中的讽刺和幽默。《圣女的沉沦》中有许多愤怒的讽刺，表达了阿拉斯对自己周围的平庸的愤慨之情。

但是，小说也包含了另一种较温和的讽刺：那就是使用令人感到有些烦恼或者看上去有些奇怪和不适宜的词语。读者对其产生的反应是弄不清楚究竟说的就是那么回事呢？还是应当换一种另外的讽刺说法？确实，小说第一句在一个宏大的开头之后，很快转入了平庸单调的描写，这就会使得读者以一种讽刺的情绪去阅读整个小说。

《圣女的沉沦》一方面富于机智和幽默，同时也是一部具有浓重严肃道德的作品。但是阿拉斯的读者，正如该小说所描绘的一样，主要是一些浅薄、轻浮、自命不凡的中上层阶级。在这种气氛下，一部对人掌握自己命运实现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对上帝是否关心人的活动这类问题提出尖锐疑问而同时又对这些问题作了令人沮丧的回答的小说，自然是不会被接受的。

《圣女的沉沦》的主题是19世纪下半叶一个破旧的西班牙省城的生活，看起来可能过时而狭窄。但由于其普遍性意义，加上大胆使用心理分析和新的写作技巧，使该小说成为一部很值得一读的作品。《圣女的沉沦》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对一个年仅32岁作家的处女作来说，更是如此。它是一部富于19世纪传统的长篇巨制，不仅篇幅长，而且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小说，包括了许多风格和文体，从广阔的幽默到深遂的感情描写。

《圣女的沉沦》描写了西班牙的保守时代和保守社会，即一个傲慢、古老而落后的省城中有钱阶级的生活（省城的名称贝图斯

塔Vetusta为西班牙语古词，其意为“古老”）。当时，教会视卡洛斯党的事业为神圣，利用每一个有利的政治形势以图重新夺回在自由党政府统治下所失去的权力与财富。根据1851年政府同教会之间签订的协议，教会的财政由政府的宗教司法部掌管，这使西班牙教会更加依赖于国家，这当然是违反教会的意愿的。然而，尽管有这些限制，教会的势力在复辟时期还是得到了发展。

在《圣女的沉沦》中，讲经师德帕斯就是当时的一位典型的教士。他是一个天赋甚高的男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虽然并非教会权贵，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受俸牧师，但他却被主教任命为讲经师和教区法官，受到教会中地位比他高的同事的羡慕。他在教会中的这两个职位是互为补充的，都给了他特殊的威望与权力，使他成为贝图斯塔的主宰。作为讲经师，他有权在特殊场合宣讲教义，受到公众的爱戴，特别受到有钱人家虔诚的太太小姐们的青睐。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主教任命的教区法官，他在教区的幕后工作，拥有巨大的权力，并获取了大量的财富。

《圣女的沉沦》不仅在对教会的描写中对时代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书中对产业工人阶级的描写也具有重大意义，从敌对的贵族阶级的观点来看，他们在当时的出现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和具有威胁性的，并具有原始的活力，使贵族阶级既害怕又嫉妒。但在多数情况下，阿拉斯是对地方社会的荒唐、腐败、平庸、顽固不化、虚情假义和无聊古怪的种种现象作了生动的描写和无情的揭露。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尔米恩·德帕斯和安娜·奥索雷斯则成为其突出而强有力的对立面。讲经师和庭长夫人的名字在西班牙语中分别意为“身为主人的男人”和“掌权的女人”，这虽系偶然，但却有必然的含义，在翻译中很难表现出来。

此中译本是根据Editorial Alianza Barcelona 1978年版译出的，其中参考了阿拉斯本人编印的两个版本。《圣女的沉沦》很多地方涉及到《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作品，并涉及到古典文化，

西班牙历史与文学，当代欧洲文学与科学、绘画、哲学、法律、音乐，尤其涉及到戏剧。译者并没有对每一个文化掌故加以注释而是从总的方面提供一些说明和评论，以有助于对正文的理解。

本书中译本承西班牙文化部资助出版(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谨在此一并致谢。

王 虎

1993年3月于成都四川大学

目 录

译者前言.....	(1)
-----------	-------

(上 卷)

第一章.....	(3)
第二章.....	(41)
第三章.....	(63)
第四章.....	(85)
第五章.....	(110)
第六章.....	(148)
第七章.....	(171)
第八章.....	(197)
第九章.....	(231)
第十章.....	(257)
第十一章.....	(277)
第十二章.....	(312)
第十三章.....	(362)
第十四章.....	(403)
第十五章.....	(423)

(下 卷)

第十六章.....	(457)
第十七章.....	(500)

第十八章.....	(523)
第十九章.....	(547)
第二十章.....	(577)
第二十一章.....	(618)
第二十二章.....	(658)
第二十三章.....	(696)
第二十四章.....	(716)
第二十五章.....	(737)
第二十六章.....	(761)
第二十七章.....	(792)
第二十八章.....	(828)
第二十九章.....	(861)
第三十章.....	(904)

圣女的沉沦

(上 卷)

〔西班牙〕 克拉林著

朱丽亚 张华一 清 瑶等译

第一章

英雄的城市还在午休。温暖的、缓缓的南风拂弄着过空的团团灰白云朵，在它们继续漂移中，把它们撕碎。城里的街道静寂，只有尘土、破布、稻草和纸屑被风席卷，从这个贫民区被带到那个贫民区，从这条街道被刮到那条街道，从这隅墙角被吹到那隅墙角，时而空中乱舞，时而彼此追逐，宛若被无形的气流逼迫下的蝴蝶，一会儿靠拢在一起，一会儿又分开，发出“沙沙”声响。像贫民区的顽童一样，这些残渣有时会结集在一堆，仿佛半睡了似的，安静一阵子；可又会猛蹿起来，似受惊吓般仓皇逃散，有的顺着墙根儿一直爬到颤颤悠悠的街灯上，或者蹦跳到街角处名目繁杂的告示上，一片羽毛可能扬起三层楼高，一粒尘土镶在哪家橱窗的边根上可能呆上数天或数年。

贝图斯塔^①，这座极其高贵而忠实的城市很久以前曾一度是这个国家的首都，眼下正享用着刚刚起锅的熏猪排和鹰嘴豆汤汁，听着从神圣的科西戴尔大教堂那优美的钟塔里弥漫出的熟悉、单调而悠长的祈祷钟声，半睡着，懒洋洋的。那钟塔，石头的造型如一首洋溢着浪漫气息的诗歌，一幅精美的篇章，柔和的线条带着宁静而永恒的美丽：那是一件16世纪时期的建筑，或者更早些，属于哥特式的风格，可出于工匠本能的谨慎以及与周围有意无意的协调，建筑带上了一种额外的世俗气息，这使得原来哥特式的风格有所缓和。当你凝视这件直指苍穹的建筑时，大概仰望数小时也不会觉得眼累。它不像有些钟楼，使人觉得其螺旋仿佛过于精巧细致，纤纤欲折，有一种造作感，就像那些装束累赘的

① 古城名。

年轻女人过份地勒紧她们的胸衣。而这座塔楼却不然：它细长却不脆弱，它坚实牢固，却并不致于妨碍它洋溢出精神的光辉。塔身底部宛若坚实的城堡，到了第二层修饰有精美护栏的回廊处，它再以优美的、渐细的锥状造型向上延伸，无论尺寸或比例上都是那样妙不可喻；它又像是一组肌肉和一束束筋骨——石头盘绕着石头，朝着天空高处上升，好似杂技演员，在半空中保持着平衡；另外，在这座钟塔石灰石的塔尖上，也许是出自什么神奇的天命之作，顶着一个巨大的镀金铜球，看上去好像是通过磁力吸在上面的，在这个大铜球上还立着一个小铜球，小铜球上竖着一个铁十字架，顶端上连着避雷针。

每逢重要场合，天主教的教士会便让钟楼张灯结彩，显得熠熠闪亮，配合着暗处的阴郁，整幢建筑就有了足够的浪漫风采，不过，这样华丽的装饰也削弱了其本来轮廓让人难以忘怀的精美和细腻，使人觉得它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香槟酒瓶。疑望塔楼的最佳时分大概还要数那皎洁的月夜里，光与影有着合谐的剪影，背倚着无瑕的苍穹，环绕着的是星晕星光：好一个赫赫然的巨人，俯瞰着酣睡在其脚下的这座黑魑魑的小城。

俾斯麦^①是贝图斯塔城中出了名的无赖（至于这个称呼从何而来的就不得而知了），这时，他正紧拉着沃伯^②大钟的钟舌下垂着的破烂的粗绳。这口巨钟是用来召集那些组成教士会的德高望重、拥有特权的神职人员前来祷告的。

① 本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名，这里是一个马车夫的绰号。

② 沃伯：钟名，取自西班牙的一个西哥德国王名。这个国王的执政期从公元672年至680年。

西哥德国王：公元5世纪初，日尔曼人西哥德攻入意大利，419年，在当地人的支持下建立了国家，711年被阿拉伯人所灭。

俾斯麦的职业是马车夫，贝图斯塔人也把此行中人称为“赶车的”。然而，钟楼更吸引他。塞莱多尼奥——教堂的一个侍僧，也不是正式的司钟，事实上，在敲钟这个岗位上他并不比俾斯麦多干多久，在车夫的授权下，这位出了名的外交家竟也时时得以享受一番打钟的荣光；把那些尊贵的教士会成员从甜美的午休中敲醒，告知他们该去教堂做祷告、唱赞歌，履行其特有职责。

俾斯麦一贯调皮捣蛋，打趣插诨。可对待沃伯大钟的按时敲打任务却一本正经得像一名占卜神父。每次敲钟，他都体验到一种庄严而高尚的感觉，觉得自己犹如洪钟，责任重大。

塞莱多尼奥教士穿着一件裹身的脏黑袍子，正斜坐在钟塔上的一扇窗棂上，半探出身子，嘴里叨唠着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话。倘如突然兴起，他还向窗下过往的路人扔石子，当然，被扔的人都是他认为像耗子一样无足轻重的人物。大概是钟楼的高度冲晕了这两个泼皮的头脑，二人竟然认为地面上的一切是那么卑贱，让人不屑一顾。

“喏，契利帕来了，他说他比我更有两下子！”侍僧塞莱多尼奥啐着说，同时把半个腐烂的剥皮土豆朝着街上走过的一名教士扔去，明明知道自己不会得手。

“不可能，他有什么！”俾斯麦应道。在钟塔之内，他总是尽量地讨好塞莱多尼奥，等他下到地面，他就不那么客气了，他动辄诉诸武力，常常粗鲁地动手抢他的钥匙，好上楼去敲响祈祷的钟声。“哪个车夫也比不上你，除了我。”

“那只因为你会使坏，况且，你比我年纪大。嗨，俾斯麦，讲经师正朝这里来呢，要我去惹他吗？”

“你这么老远就能看出是他？”

“当然啰，你这个笨蛋。我只要看看他摆动外衣的动作就能认出来。你过来，难道看不出他走路时是怎样把他的披氅舞来摆去的吗？这说明他自以为很了不起。你知道受俸牧师唐库斯托迪奥

先生这个人吧？那天，我听见他对司钟唐佩德罗说，‘那个唐费尔米恩骄傲得还以为自己是罗德里戈^①呢。’佩德罗敞怀大笑了一场，等唐费尔米恩走过后，他又说，‘快来，快过来，我的小伙子，哪个看不出来你脸上涂脂抹粉了！’你猜怎么样？他还打扮打扮！”

俾斯麦拒不相信。事实上，是受俸牧师出于妒忌人家才这么说的。要是他俾斯麦不是赶车的，也没有从火柴盒商标上得来的外号，而是一名教会成员，一位有尊贵身份的人（他认为唐费尔米恩就是这样的人），他的行为举止肯定要比现在气派多了。这毫无疑问！倘若他像唐佩德罗是个完完全全的司钟，那么，凭着上帝的名义，他除了和主教以及邮差领班罗克先生说话外绝不与他人交谈！

“你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塞莱多尼奥说，“受俸牧师常说，人在教堂，你就必须做到谦恭卑下，俯首贴耳，忍耐退让，需要时还得伸出脸来让人刮耳光。否则，教堂该找上你了，教皇，是怎么说来着？……对了，好像是，万仆之仆。”

“话是这么说”，俾斯麦不服气，“瞧，教皇甚至比国王更有权威。我看见教皇的一幅肖像，一张很大很大的画像，他坐在看上去更像是手扶椅的马车里，牵车的不是骡子而是一队卡洛斯分子^②（这是俾斯麦对神父们的用语）。他们摇着一把伞哄赶苍蝇……一切就像是剧院里的演戏。这些我全知道，伙计。”

争论愈演愈烈。塞莱多尼奥捍卫原始宗教的纯朴习俗，俾斯麦则坚持宗教近期来的繁华鼎盛。前者威胁车夫要免去他打钟的职务，后者则很明白地暗示对方等下了楼十有八九要好揍他一顿。

① 西班牙西哥德人的末代国王，参见前有关“沃伯”钟的注解。

② 卡洛斯分子：19世纪时期，西班牙争夺王权的内战中支持卡洛斯的一派。